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三百
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一送

宋 仁宗

李素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詔河北京東西民間以歲不稔伐樹撤屋鬻賣甚多宜令轉運司以省錢依價收市修蓋新添軍營又詔京西轉運司速發省倉粟貸民戶二石是並據荆唐辛亥詔武威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赴本鎮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宗慶前在鄭州貪汚不法若更令赴本鎮恐益以殘民乃詔宗慶仍留京師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李志勲落職降監當初志勲爲京城東巡檢累獲賊因擢爲閻門祗候便捕浙東軍賊鄧郡而所遇追逼不行故責及之詔麟府路兵馬罷廢不任征役者徙近裏州以省邊費公移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券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按仲淹奏議乞宣頭子誤失守二策貼貢實錄不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一
二策獨載貼貢不知何也二策已附去年十二月仲淹又言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多難以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責不漏洩從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今報可丁巳命翰林學士勗冠卿擢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請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敘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始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策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義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牒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形貌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道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不特係於幸不幸爾顧約舊制先策次著次賦次論經墨義而教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此議極本志與罷殿試相聯言之不得其時今附命令知貢舉後承以慶曆元年六月出知許州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侵入寧夏采

者寡隸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固聽入中芻粟于秦趙京師
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卷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
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府吏表裏爲姦至入
椽木二佔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
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
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檢理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
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卷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
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
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銜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
司直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人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
說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譖邊事甚辯
上悅令中書檢真宗用釋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
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爲授書郎奉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貸三京
鄭孟宿亳泗五州浚汴河丁夫糧人一斛壬戌分遣內臣往河北路催
募兵及萬人者賞之詔陝西蕃族內附而無親屬者並送京西州郡處
以閑田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曾

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善假令先獲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
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
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
日久而一旦西賊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
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
臣前王延安初請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轉造一介示招納
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
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
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速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
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因大河絕漢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
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關本皆漢寨沒爲賊
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義南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
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
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整不與騎突擗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
之處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歲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
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九九

胡蘆泉今屬賊界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城之族。若遣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高之限。今募應之兵。由儀龍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據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成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成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橐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親敘文。謂彼無強勁。則我不侵奪。臣恐賊寇一隅。遂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韋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韋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橐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顧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兵來。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詳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入至。不可不亟。

永樂大典卷二二三九九

三

如朝廷先降密旨。今往復議論。歲年之閒。當有成事。若謂達將之心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心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勝。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人餘三十萬。儻以啖我。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據元仲淹奏議。先議攻守二策。因果適音。曰起聞。詔不仲淹。今與辟道互相應接。故仲淹復上此。實錄列其前議。但存後章。今前議已附去年十一月奏。發奉詔磨勘院。自今提點刑獄朝臣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上等除省府判官轉運使副中等除大藩一任。然後升陟之下等降知州。又詔御史臺舉屬官事。太常博士以上。兩任通判三人中。御筆點一人。如聞難於得人。自今聽舉一任通判。及三丞。該磨勘者二人選之。甲子詔河北河東陝西轉運司體量知縣縣令幕職官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詔自今南郊臣僚在假不赴朝參者。無得奏乞骨肉恩澤。乙丑詔以同州沙苑監牧地為營田。又詔府州擇建安指揮之材勇者為揀中建安指揮。以隸禁軍。丙寅詔奉使契丹不得報。自賦詩。若彼國有請者聽之。丁卯

貢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篆題從之。補環慶路內附僞圖練使訛乞為
懷化將軍給供奉官巡檢使。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為寶金
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篆篆額樞
密使吳殊撰御飛白書記。泰州言築東西開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
初知州韓琦以禹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
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許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癸酉從秦鳳副部
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禹永興軍部署韓琦言昭亮本貴家子平
生未識行陣故從之。二月己亥朔審官院言河北河東陝西諸州謂權令
京朝官知錄事參軍從之。丙子廢渭州定川寨。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貫
昌朝侍講過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誥特召之。
知泰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契丹謀
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闢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
言契丹潛與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馬賊馬出入之路
預為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藁以
聞而實錄不言。疑作序所奏在王果之後。庚辰詔滄州鈴轅洛苑仗普
州刺史楊懷敏只以巡隄為名。擢住莫州。與知雄州六宅使惠州刺史杜惟序

永樂大典卷萬三三九九

四

等同管勾機宜司事。此據別序詔泰州。自今角廝囉及外國進奉令並約
定人數令赴關其所進方物以本城軍士傳送之勿令自雇庸僕。常有詔於
永寧寨以官屋五十間給哨廝收貯財物。韓琦奏曰。使外夷居邊城非
便。未敢奉詔。詔曰。哨氏已有謝奏。不可失信。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泰
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琦曰。泰州居竈蓋暫往來。今既
許置屋貯財。必留人主守。豈能旦夕伺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昊
亦未嘗緣邊給屋。昨揚勤至龜茲。一行皆錄之於館。我使至哨氏在驛亦
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臣以爲勿給便從
之。此傳詳。時家傳附見。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
殿。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
來。爲法尤密。喻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
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閣才臣數人
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榜錄。上下相鑒。不容毫釐之私。一長
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
所縷。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
考官之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

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幕，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成，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充臣同修起居注，渠適嘗以爲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詔陝西兵官不帶路分。及知州者無得給親兵。知延州龐籍言近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其處，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虜衆之舉，費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剝劙。若諸城寨有接摺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齋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禦戎之本。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淳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算。或冠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

永樂卷萬三十九

五

嘗曰：減冗費，爲持久寬民之計。歲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僉歲時，以耕稼爲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達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君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怠。歲月之間，審變必生，忘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有大於此者矣。知秦州韓琦言：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墓，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社來近築秦州開城方畢。尚有衝要城寨，當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詔從琦請，勿修。此據守家傳，所見龐籍疏後。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略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馘，割耳鼻，或遺夫器甲，剥去衣服者斬。中書枢密院奏言：諜報夏虜破蕩賊帳，帳與哨廝羅相攻，請令韓琦遣人諭哨廸羅多方捍禦之奏可。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瑞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瑞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瑞所編纂事涉圖緯，已藏祕閣。詔賜瑞銀綃各五十兩。是御史中丞賀昌朝嘗面折瑞所言不經，瑞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

朝廷及是璫又言上即位其封直需其衆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駁其言因問太祖即位直何卦璫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璫之過誕昌朝即劾奏璫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因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迹遂罷璫而命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趙師民爲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人恆其速叩門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于都堂前諸生皆間筆從之天聖末考中等可茂同師民乃青之大姓麻氏燭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與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與自以嵩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乞回兩子恩擢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鑄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莫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璫既遷師民遂代其任實錄載林璫事不詳取司馬光記聞及胡層魏泰東軒錄并王安石王珪所作實

宋史卷三百九

六

昌朝墓誌碑。增修趙師民事記聞又與正傳別。今從正傳詔陝西轉運司。自今無得差知縣出外仍遣大理寺丞安保衡等五人往本司以備差使。余皆諫革有此請。然靖此時未復館職。恐不錄靖也。戊子詔嘗歷省府推判寫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及少監卿以上物故者十年內與其親弟姪子孫一人家便官升涇原路靜邊等處新置蕃落指揮隸禁軍己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計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爲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爲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効整之爲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爲多偉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爲政。加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織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謹斥以戒爲臣整尋徙它官整徙它官不足於實錄但十二日除整十八日又除王儀公以方平之言故也然儀文良整則武臣人以非武整者但八月之亥整又安撫京東用亦徙官官矣方平稱假洛訖使按整去年寅徵入至後今從實錄辛卯知秦州韓琦請罷本州所招護塞軍增置蕃落二指揮從之壬辰賜太子中舍陸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九九

秉進士出身。仍改太子中允。東即東也。先召試學士院。賜出身。輒拒不受。坐竟。至是更赦。乃復予之。貸開封府諸縣貧民常平粟人三斗戶不得過二石。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瀘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反器甲五萬副。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爲義軍。不願者擇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詔河北強壯自三月後赴州教閱。委知州擇刺美曾又提刑按視城隍。並據明府增修。實錄不詳。已不願者擇之。人強壯自此廢矣。據兩朝兵志。李解述事今附考。燕九朝通考。則述崇淳子也。河北安撫司請令緣邊都巡檢司潛益兵馬。反詔河北管軍臣僉密作備禦從之。此本據明府丙申賜麟府路修築堡寨役卒糧錢。徙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太平節度使夏守贊爲高陽關都部署。守贊自言高陽關路乃在真定府定州下。尋命守贊兼判瀛州。丁酉升河北廝子馬。及無敵招收軍。並隸禁軍。仍詔革致本路諸縣鎮糧草入州城。河北安撫司請下緣河州寧密造戰船。詔京東西路造五百隻赴河北。戊戌召知陳州河陽三城

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丁巳命樞密使杜衍爲河東宣撫使翰林學士承
旨丁度副之諸州軍刑獄罪疑可問者並從輕決無令淹繫本路諸軍各
差賜錢其屯兵多處加燕犒之王益柔傳云杜衍宣撫河東益柔寓吉言河
外兵餉無法非易師臣故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所意合

此事當考慶曆四年五月益柔始除集散已奉詔軍頭司擇沙門島放還罪
人之伉健者隸近京歸遠壯勇指揮環慶路都部署請於柔遠寨東節
義烽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細腰城屬羌地
內建寨以接兩路出兵並從之四年十二月乃城細腰此時未也但有請

月庚申魏國大長公主乞加贈故太儀方氏詔贈淑妃辛酉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晁宗慤罷爲給事中資政殿學士以久被疾故也壬戌

英村族三班殿侍折馬山爲三班奉職馬山領衆攻西賊所置新寨斬首
級甚衆特遷之甲子詔河北緣邊州軍置場買馬從閻門祇候侍其濟
之請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
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真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常臨
軒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
丞通判潁州未至寃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詔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

解綱五十匹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

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
文學中書言三司每歲貢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詔止貢五萬
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丁卯知青澗城神世衛請募蕃
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隸折馬山族從之上封者因請募屬戶
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
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鬪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
兵犬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上七百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遂
得禁軍奉給則蕃官必生徼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
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
帛募令禦賊爲便議遂格仲淹議據兵奏已而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
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
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報封折殊兩
國之名方再紀一家之美蓋欽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
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

忠廟杜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故境繼焉。善鄰暨乎太宗紹
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明召精銳。擧而獲
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猶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
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詣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
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
說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曰。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譖。
已卒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次塘水。添置邊軍。
既潛稔於猜嫌。處難敷於信睦。僥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
之邑。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
孫之計。猶惟英暗。深達惄惄。適屆春陽。喜緣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
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添。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
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遣吏言繫。女逆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選
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壬申。命弼為接待。弼以二月丙
子發京師。至雄州。大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同
旨。嘗使。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令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
遂使人擁而拜。弼答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
每與之間。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格亦推誠無隱。乃密召其主所
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召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
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
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
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命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
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
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姑嫁之議。卒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
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遲以
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相周。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至。據記聞。二月
丙子。據河東議。因文實錄。並無之。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
撫使。就中兼安撫使。乃庚午日在辛未前。嫌與房事相關。故別出之。是
暮范仲淹還。達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邊。仲淹謂種世衡素得屬羌
心。而青潤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屬籍請留世衡。詔仲淹
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

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遂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斂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凡二族授虜僞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募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賊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同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世衡自青澗城徙環州。實錄不記。姚仲淹作世衡墓誌。稱萬官猶以青澗城奏。或發參摺。世衡未離青澗。及四月乃徙世衡青澗。所奏補焉。官而世衡實已赴環州也。夏四月乙亥。以度支副使楊日華為鹽鐵副使。施昌吉為度支副使。初權三司使。姚仲孫言度支比鹽鐵為繁。而日華以疾數在告。且薦昌吉故改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晁宗慤卒。贈工部尚書謚文莊。丁丑。詔兩制大兩省。并諫官閭門使以上舉內殿。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十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九九

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歛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舒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乘違事之間。怠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則可以經文則善。如其不可。則豈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實錄云。初昌朝與樞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邊費不足。請按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社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裁減之。故有是年。按昌朝建議。在寶元二年五月時。今張若谷任中師韓琦定奪。與此不同。實錄并為一事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厲。天子復詔內侍。以光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貴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省冗費。按取天聖用度。按近歲增損實方平建議。若景德則昌朝前所建議也。相記亦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軍甚衆。乞依景德年用度規制外。餘悉罷。與實錄大同。與食貨志小異。今悉不取。取方平二跋聯書之。所以今昌朝等必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裁減。國用劄子云。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凡先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聞奏。立

之患既非疏導當精備防豈猶以虧信陸至於備塞隘路閑集兵大
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責境掌徵戍兵一皆示於埋夷
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遠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
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
大要弗違先志諒惟聽達應切感恩肅屬清和妙臻戰較自餘今富弼口
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
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
欵已而寇石嶺關潛做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
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誠故事殆
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貢昌朝曰南朝塘濱何爲者哉一葦可抗戎蕪可平
不然決其堤十萬上橐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上問拱辰
對曰兵事尚說彼誠有謀不應以詰敵此六符夸言爾謾除國光王不
廢具祖宗所以限胡騎也上深然之中書門下奏近放特奏名道士諸
科與官人內有習武藝知方略者請選試補班行詔翰林學士蘇紳內侍
都知王守忠試驗以聞補班行者凡三十七人知渭州王淳請刺本路
弓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判眉翰林學士王拱辰侍御史仲簡言近者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上殿臣僚以班次稍衆或致壅隔欲望後殿視事退進食畢復御便殿特
賜延見詔可仍候班次少即依舊簡江都人也此據初曆辛巳武安節
度使高化知相州本傳云化雖起行伍然頗知民事相州有大獄已具皆
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許果得不死者三人接是月丙申日凡請選通判助
化忠化不能獨爲此令前去補延州僧光信爲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
世衡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
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爲僧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
筭嵩酣酒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爲鄉
導數盪族帳及將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
當以實告那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
遂遣之王嵩事參取种世衡傳可馬也記聞沈括筆談則修餘其歲末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漳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
霑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不能餓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爲言故出
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母得過飲其
語言應接務存大體臣僚每燕會母得過飲其沆再降和州在庚子日

錄環州安塞寨主東頭供奉官寇寧子平爲右侍禁。以寧與西賊戰死也。甲申契丹國母遣保寧節度使耶律坦。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寧。契丹遣嚴州防禦使馬世長。東上閭門使崔禹來。賀乾元節。乙酉詔致仕官之子孫授試街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戊子詔近令三司減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費特支並聽如故。又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備休于家。其惰游不業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行科責。是日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榜榜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幾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洪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杏安定黑水佛掌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窯虞兒原安塞十一堡。龐籍傳但云十一城。初不到城名。今據周美傳增入。及開版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陣。頗損益兵器器。司馬光謂唐云。上以知延州龐籍等興修橋子谷寨成。及破蕩西賊。相寨。命降詔獎諭。擊戎子日。今從之。并取本傳所載。藉事附見。自周美襲取承平

金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九

十三

案以下當自有日月更詳考之。龍安寨四年六月一日乃陽名。安史之本石馬碑。川五年十月乃貼名。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種世衡請齋三日糧直擣賊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堆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遷石騎驍傳。軍還。永平寨又築柵於慈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廳子部西濟大里河居扎萬多移二伯帳。笑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余鄉。延州。嘉州。利州。當自有月日。安定之後。謀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嘗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也。庚寅中書樞密院奏。府州修復。寧遠寨城欲令河東轉運司及并州高繼宣相度分屯軍馬於火州駐劄。從之。此據胡曆。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嘗多豐年。因言已東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刺環慶路保毅強壯人爲軍。丙申。右正言田况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勲。夏守贊。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竄往佐助之。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爲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勲在鎮定。夏守贊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勲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謙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爲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徒一兩人。况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爲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選用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兩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爲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此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大軍南向。且使分擇。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方平疏不得其時。因曰。先論楊崇勲等。附見崇勲等五月末皆移改。狄青。范全後皆召見。或用古平議也。狄青傳云。仁宗以青戰有戰功。欲召見。問方平。方平答曰。急。在四年八月。除樞密使。天武廟主惠園之後。接賊寇渭州。乃是年秋。李青傳誤也。又范洛傳云。上特召見。洛言近。利知天都左右廂熟兵。然未知扈出何路。仁宗謂曰。適有違奏。已犯高平軍劉璡。望。可乘驛亟往。送還禮賓使禁州。刺史環慶鈐轄。令赴范仲淹麾下。乃是年十月事。丁酉。詔如聞京東西盜賊充斥。其令轉運司委通判或幕職官。與逐縣令佐。擇鄉民之武勇者。增置弓手兩倍。仍令流內銓選。歷任無職罪。年未六十者。爲縣尉督捕之。去年二月辛丑。六月壬寅。八月辛巳。可考。錄邕州永寧寨監押。右侍禁秦廷。子袞。爲右班殿直。以姪與蠻人鬪死也。戊戌。以講周易徵召。講讀官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徙涇原鈐轄。知鎮戍軍。崇儀使朱觀。爲高陽關鈐轄。尋改鄜延路。大改并代路。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五月初甲辰。改麟府路。庚戌。改并代都鈐轄。今書或並削去。己亥。以拒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九九

宋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王以萬爲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爲汾州觀察使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延州龐籍爲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爲汾州觀察使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裹耄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賜河東修寧遠寨等官器幣有差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竟封爲祕書監詔乃著以河北河東弓手爲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冗之人皆願顧代之藉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甲辰以天武摶目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恩州團練使高繼宣爲眉州防禦使先是虜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州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粧酒爲文以禱俄而凌解師遂濟遣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縣配廂軍三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虜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騎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清塞等五寨繼宣皆與有勞焉此事不得其時據繼宣傳與連百份相接日所言之當考西上閭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鈴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張

等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相合以注塘泊混界河使界東北抵于海上濱鶴鵝坡下沫北當城南視塘泊界裁虜疆東至海只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諸等議據詒儻然字或差誤當承別本是正之濱鶴鵝坡

丁未北此七字必有差誤者丁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遷左司郎中以修建寧中候百勝鎮川清塞等堡塞成賞其勞也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堤爲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爲治堤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昭述事附見據李肅之傳修城乃肅之建議也

宋樂府卷萬年春九

六

禁中呼索輶稱聖旨有司慮奏皆爲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固乃群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官者何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廣富之本兆民所賴爲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未豈遠哉因降詔書詔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就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擴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敵諳曉財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半既受詔與貢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自官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終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爲生靈計夫歲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爲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

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功可冀也。其有徇己之私與則毒孽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恐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壬子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寵。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傑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減罷四月甲寅日今從本志并書給元傑公使之半。乃甲子日。今
赤井書。司馬光日記載元傑然授人事。附明年五月甲子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惠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翼升國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初轉運使張溫之奏罷冀月駕捷軍士上聞銀綯錢事下茂實議。茂實言此界河某先鋒兵有戰必先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溫之猶執不已。其後遷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此據茂實傳。保州雲翼軍叛事在四年八月。溫之以此年三月爲河北漕。三年五月入爲鹽鐵副使。十月又爲都漕。甲寅詔三年六月爲河東漕。以尚五月初七日轉按甲寅正十二日。今從實錄。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淮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

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

右

平巴蜀東下并濱北窺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劣豈如今日承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禁兵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勣之傳入其駕騷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固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幕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九九

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還。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已來處置之事。不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光。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悉數教練。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効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人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銅。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遠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如用兵。聞智。不謂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十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

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癡鈞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蓋郭永祐在澶時。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僚。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責。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復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方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各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易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舉。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焉。此亦代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定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代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思信。兵已可用。設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據賊氣漸弱。此可攻之勢也。苟失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顧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密詔四路之師。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勤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羨。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深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各舉誅求之人。性膚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才。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濶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考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職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未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熟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令。不能主事。東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

猶宜避光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擇邊扈方任武
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
乃下是詔。仍榜朝堂。此據會要。丙辰上謂宰相曰。朝廷間遣中人出詞
外事。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甚無謂也。宜令御史臺劾奏之。又詔翰林
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毋得換右職及別兼差遣。丁巳詔比上書獻
方略者率多市文於人。或削取前後臣僚章奏。以冀恩賞。已詔無得更陳
邊事。如聞尚有詣闈者。其令禁絕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
北諸州軍擊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飾行宮增置倉教營倉並給官錢。毋
得科率。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
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悔情。遂城洛陽。字以示威。必長
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與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
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
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棄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圍守京
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此京。識者建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
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與一動。千乘
萬騎。非數日可辨。倉卒之間。胡馬已近。顧追此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

水東文集卷之九

三

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
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
險扼之地。儻乘與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逼。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凌而
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
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衛。陛下行在河
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
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倚
逼。陛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棣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四十
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揚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
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
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游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
滅。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
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閻。帝
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
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九九

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衆與天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警。鑿與
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
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
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
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退則進
之縱有抄掠可邀。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
之全策矣。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
四十萬衆逼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閩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
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
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爲失體不措愈於揣遷之禍哉。朝
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
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愛。况臣素來愚
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者。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
良贊之。翌日命駕良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儕未甚爲過。至於
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
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壯門又長

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是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代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蹻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後。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爲先。請檢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矣。簡本傳稱夷薄以城洛陽爲子寰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余若洛陽則非耶類。今略加刪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寰元爲子寰。今亦改焉。識者疑之。別志本謬。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是

永樂大典卷萬言卷九

西

日崇慶公主薨。追封楚國公主。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恭此時琳即兼河北安撫使。但實錄不詳。五年五月。知大資政琳。傳始云兼河北安撫使。而實錄亦殊不載。六年二月。因夏竦判大名制。乃言河北安撫使當兼。庚申。置京東兩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濟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益賊事。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於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爲守備。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爲供備庫使。都巡檢使右驍驥副使范全。爲宮苑副使。柔遠寨等內殿承制譚嘉震。爲供備庫副使。樞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張繼勲。爲東頭供奉官閥門祗候。賞大順城却敵之功也。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慮賊必棄。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甚。接范仲淹奏議。仲淹欲械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參駐。劉達。將客行。占得寨地。入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奏。佛花詩。四月三日奏。之以寨爲城。名曰大順。今因行賞。乃著其事。大

順城西谷寨有強人弓手。天禧間募置番戍爲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反是爲指揮。此據本志附見。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鄭州觀察使龐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乎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仲淹正得云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按元仲淹集所載表乃云居方崇劉興下蓋此二人並爲留後故也。

王興朱觀卒不爲觀察使。僅益誤改今但從集表所載。以西界僞侍中理移香爲順德軍節度使。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散鞏。爲會州防禦使。保德。遇環。爲叙州防禦使。仍並賜對衣金帶。理移香管宥州兵馬。龐籍使歸娘族。軍主阿訥入西界。伺事理移香言元昊以所掠緣邊人馬。連契丹。請助兵入漢界。宜預爲之備。續遣人賈偽補文字求封。既而散鞏等亦求內附。命雖下。然其後俱不至。狀見保德遇環二人不知何官。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參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檢察職也。苟持拾遺餘則俗吏能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五

何必我哉。又詔乾寧軍獨流秦鈞臺塞。滄州官鹽竈。計水渴並置烽堠。乙号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詔開封府界盜賊未捕獲者六百九十餘人。其非傷殺變害及元謀之合聽百日歸業。除其罪。置信安軍兵馬都監。監押各一員。丙寅。御崇政殿。問諸軍轉貟凡三日。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從判定州。楊崇勲判成德軍。崇勲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奇。是服人之兵。大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數六萬人。皆寓居遷旅。及民間聞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若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謠諺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入倉視之。乃往。召副將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半。曰。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謹譁耳。卒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就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十。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當棄之乎？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伍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著司事。夏守寶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謀者報厚與金帛，無所吝。亢問處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罵屏人乃曰：閣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閣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父之曰：我非與閣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閣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閣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可。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費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川別志。滄州鈐轄沁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真定府定州路鈐轄。兼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使。依舊界河同都巡檢使監。王果事據本傳附見。果二月初除高陽鈐轄。不知何時責青州。十一月乃自青州改永興。又吳奎傳云：奎爲廣信軍判官。官者揚懷敏增廣北邊邑田。至奪民耕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官事。詔置獄推劾。奎爲力辯得免。換果以慶曆二年二月。自郴州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與懷敏爭也。田事坐責。嘗在高陽關。不在保州矣。今上從果傳。詔河北居民過有邊墳，其畜積許輦至城邑中，欲居官舍寺院者，亦聽之。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亂，恐陰相首尾。河北城池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詔管軍臣儻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錢。拿金圓金剔金陷金。明金泥拿。榜金背金。闕金盤金織金。線金撫金爲服飾。自宮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庚午。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〇〇

環慶招討司言西界僞國據使閻羅來降乞補班行詔除布班駁
真。此據明曆九月癸卯鴻臚寺奏。實錄有之。明曆乃無錄。即此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三七